

以山河为卷,以岁月为墨,写下我对祖国的深情

魏志宁

有人问,为什么我们这么爱自己的国家?我想,大概不是因为谁告诉我们应该爱,而是当你真切踏上这片土地,亲眼见过、亲身感受之后,这份热爱,便在心底慢慢生长出来。

我的祖国,是一片地貌丰盈、包罗万象的土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几乎汇集了地球上各式各样的地质风貌,气象万千。

我曾见过青藏高原的模样,站在那里,天低得好像伸手就能碰到,风从雪线那边吹过来,带着一种让人安静的力量。我走过黄土高原,沟壑一道压着一道,山坡上的梯田是祖辈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黄土厚实,也沉实。云贵那边又不一样,山和水缠在一起,雾气从山谷里漫上来,连呼吸都带着草木的味道。内蒙古高原更开阔,草浪一直铺到天边,人站在里面,才真切体会到大地的广袤与个体的渺小。

而这些高原的起伏,又连着更远的山与水。秦岭往那儿一横,南北就分了家,一边吃米,一边吃面,连说话的声音都不一样。太行山像一道老墙,守了中原几千年。长白山的林子深得很,冬天雪压枝头,安静得能听见松针落地的声音。张家界的石头柱子拔地而起,倒像是大地自己长出来的骨头。山有山的脾气,水也有水的性子。长江一路向东,带着雪山的融水和江南的雨;黄河裹着泥沙,在黄土高原上拐了无数个弯,把几千年的故事都卷进了浪里。

山与水之外,还有更开阔的盆地与平原。塔里木茫茫戈壁,四川盆地良田成片,东北平原黑土肥沃,江南水乡河湖纵横。从高寒雪域到滨海滩涂,从戈壁荒漠到江南水乡,高原、群山、盆地、平原错落铺展。每一方土地,都孕育独属于自己的生机。万千风貌汇聚一处,才构成完整的中国。

我的祖国,也是气候多元、四季鲜活的烟火人间。广袤的疆域,造就了截然不同的四季风光,让这片土地拥有万千姿态。北方大地四季分明,春有百花盛放,夏有绿树浓荫,秋有层林尽染,冬有白雪皑皑,四时流转、有序从容。

受群山阻隔与纬度差异影响,南方又是另一番光景。江南温润多雨,草木常青,烟雨常常漫过街巷;云贵高原群山层叠,立体气候鲜明,素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妙景致;海南地处南国,终年暖阳普照,四季皆有盎然绿意。同一片华夏大地,既有朔风飞雪,也有烟雨繁花,山河阻隔,造就了迥然各异的人间景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方的豪迈,南方的细腻,西部的粗犷,东部的精致——这些截然不同的性格,最终都汇入了同一个名字:中华民族。兼容并蓄,坚韧包容,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这片山河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

山河与四季,是这片土地看得见的模样;而真正让它有厚度的,是藏在岁月深处的历史。有些外国学者曾片面认为,中国历朝历代更迭往复,只是简单的历史循环,没有

进步与突破。但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深知,华夏从不是原地踏步的轮回,而是不断自省、不断革新的成长。秦代速亡,

汉朝便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安抚天下百姓;隋朝动荡,唐朝完善科举,拓宽治理格局;明朝末年苛捐杂派繁多、吏治败坏,清初便废除明末三饷加派,鼓励垦荒,与民休息。每一个新的朝代,都会仔细审视前朝的得失,调整赋税、吏治、边疆治理的各

项制度。数千年光阴,一代又一代人总结、修正、完善,步伐或许缓慢,却始终向前。

我们读历史,不是为了记住谁当了皇帝,而是看一群人怎么在废墟上重新把日子过起来。古人讲以史为鉴,不是单纯怀念过去,而是看清前人走过的弯路,让后来的道路走得更稳。历史从来不是书页上冰冷的年份记载,它是一条河,弯弯曲曲,但一直在往前流——流过秦汉的烽烟,流过唐宋的繁华,流过明清的兴衰,一直流到今天,流进你我的血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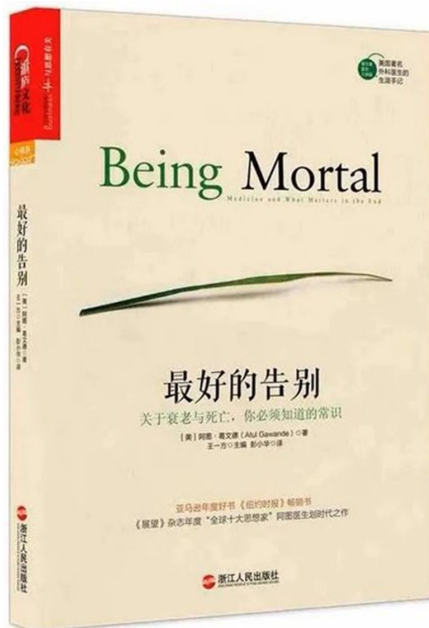
见识过万里山河的多样面貌,体会过南北迥异的四季烟火,读懂历史深处自省向前的力量,才慢慢读懂“爱国”二字。我爱这片土地,爱高原与平原,大漠与水乡;爱南北各地不一样的风土烟火;更爱这几千年,不断反思、不断向前的文明。

山河辽阔,滋养体魄;岁月悠长,淬炼精神。这包罗万象的山河,鲜活多彩的四季、生生不息的历史,共同铸就了伟大的中国。生为华夏人,长于华夏土,何其有幸。

(作者单位:屯兰矿)



《最好的告别》作者阿图·葛文德,一位影响世界的医生,他通过讲述一个个伤感而发人深省的故事,对21世纪的衰老与死亡进行了深入探索。书中不仅涉及了美国社会养老的发展历程及现状,还揭示了医学界对末期病人的不当处置问题。葛文德提出了善终服务、辅助生活、生前预嘱等理念,旨在帮助人们自主、快乐、有尊严地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这本书为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中国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读书

长征精神照千秋

张美丽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央视八套电视剧《征途》的播出,看到中国工农红军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经历一次次艰苦战役,我又想起了两年前甘南之行中参观腊子口战役遗址和腊子口纪念馆的情景。

巍然矗立在腊子河岸边的“腊子口战役纪念碑”,无声述说着发生在1935年9月16日打响的那场浴血之战。

腊子口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腊子口镇,藏语意为“险绝的山道狭口”。它自古是川西北通往甘肃的必经之路。腊子口两岸悬崖高高耸立,崖壁之下是湍急的腊子河,当年河上只有一条一米多宽的小木桥,连接东西两座山,国民党军队在桥头和两侧的山腰都修筑了坚固的碉堡。要通过腊子口必须经过这座木桥,因此构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在腊子口战役遗址处,听着腊子河的水声,望着陡峭的岩壁上留下的斑驳弹痕,当年激烈战斗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炮火轰鸣声仿佛就在耳边。

腊子口战役是军事史上以弱

胜强、出奇制胜的著名战役。此役彻底打通北上通道,让中央红军顺利进入哈达铺、走向陕北,是长征战略转折中至关重要的一战。

从腊子口战役纪念碑向北行约3公里,就是腊子口战役纪念馆。在这里,通过雕塑、历史文物、照片、油画、文字史料、实景模型、多媒体影片等展品,我详细了解了党中央和各路红军在甘南的重要战役和重大事件。

通过近期对长征历史的学习,我才忽然发现,甘南之行经过的那片辽阔苍茫、碧草连天的若尔盖草原,正是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核心区域。

当时我们从扎尕那出发到腊子口,一路上峡谷山道蜿蜒曲折,两侧崇山峻岭、峭壁林立、群山连绵,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已让人颇感单调、乏味。想到长征中红军将士缺衣少食,面对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大大小小的战役,我更加真切感受到,红军长征跋涉万水千山、历经艰难险阻,是以血肉之躯铺就的万里征途;也更真切地感受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长征路上的战役,太激烈太艰

苦。血战湘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腊子口战役……红军不畏艰险、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精神永远镌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长征路上的故事,太感人太悲壮。语文课本里,《金色的鱼钩》中,老班长用缝衣针弯成鱼钩钓鱼,把鱼汤留给伤病战士,自己却在饥饿与劳累中牺牲;《草地夜行》中,把小战士推上岸,自己陷入茫茫沼泽的老红军,临终高呼“要记住革命!”;《老山界》中,红军夜宿老山界,艰苦行军的画面仿佛在眼前;在夹金山,把棉衣发给同志,自己被冻死的军需处长;“半条被子”的故事永远令人动容;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在雪地牺牲了的红军战士,紧握的拳头里,是一张党证和一块银元……他们用生命践行信仰。

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跨越九十载岁月,长征精神依旧闪耀着穿越时空的真理光芒,永照千秋。山河铭记,岁月铭记,我们铭记。

(作者单位:屯兰选煤厂)

那些穿着百衲衣的文字

周永胜

这些流浪的文字

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水喝
它们只是穿透迷茫的一声声呐喊
那啼血的声音
孤独,寂寞
就连几个赞,都那样皱皱巴巴
哦,那些排列整齐的文字
那些昂首挺胸不惧天地的文字
他们穿着一件百衲衣
沿着一道扎心的路
面向太阳
蹒跚向前

(作者单位:西曲选煤厂)